

看戏就是看演员(中)

◆ 秦绿枝

每次我去盖老家,总在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盖老刚刚午睡醒来,从后房来到客堂。客堂里摆满了瓷瓶之类的古董,供着神佛,在大的八仙桌前面又摆着一张小方桌,好像当中是挖空了的,放了一只铜盆,常年烧着檀香。据说盖老就从冉冉上升的缭绕烟云中得到灵感,创造了好多灵活的身段。

客堂正面墙壁上挂的那幅中堂上画的是什么我忘记了,但分挂在两旁的对联是很有名的,出于画家吴湖帆的手笔。上联是“英名盖代三岔口”,下联是“杰作惊天十字坡”。嵌有盖老的本名(张英杰)和艺名(叫天)以及他的两出拿手戏,即《三岔口》和《十字坡》(《武松打店》)。

小方桌的前面分放两把椅子,主人坐一张,来客如只有一个,就坐对面那一张。我总是一个人只身前往,因而也总是能面对面地既听盖老唱戏,还能欣赏他的表情和手势。盖老真是健谈,不但谈他自己怎么演戏,也谈别人怎么演戏,而且除了谈武戏,还谈文戏,谈老生戏,花旦戏……好些见解着实让我感到闻所未闻。谈戏谈到有所触机,就转而谈戏与人生的关系,从人生又转谈到眼前的世道和以往的历程。盖老几十年在京剧圈子里跌打滚爬,饱尝人情冷暖的滋味,所得到结果是铸就他绝艺在身、孤傲不屈的独特风貌。

所以,要问盖叫天演过的名剧哪一出最有代表性?我认为是《一箭仇》。盖老夫人就这样问我:“你说老爷子哪出戏最好?”不等我应声,她马上就说:“是《一箭仇》。”盖老教他大孙子张大根的开蒙戏也是《一箭仇》(张大根是张翼鹏的大儿子,早已改行成为国画家)。

说某人演某戏演得好,是与赋性情感经历有关?

《一箭仇》又名《史文恭》,故事

出于《水浒》。史文恭是曾头市地主武装的首席教练,本领高强,自幼曾与卢俊义、林冲一同拜在名师周侗门下。周侗教的最后一个学生就是岳飞。梁山英雄覬觎曾家庄的财富已久,头一次由晁盖领兵去攻打,晁盖被史文恭一箭射中额头,回去不治而亡。梁山蓄意报仇,先用计收复了富豪卢俊义,由他与林冲先去拜访史文恭,劝他投降,被史文恭严词拒绝。双方开战,史文恭夜袭不成,中了埋伏,在水上被擒,曾头市亦随之瓦解。

曾有人认为,史文恭因与梁山好汉对敌,就是“坏人”。这是一种传统的习惯性的凡强盗造反即人民起义的看法,现在可以改变一下了。史文恭特有一种不屑与梁山为伍的傲气,你越是想以势压人,我越是不服帖。在舞台上演史文恭,最关键的是要表现出他的傲气,盖叫天本人恰恰就有天生的傲骨,演史文恭真是对路了。厉慧良演史文恭也吸收了盖叫天的戏路,身段招式,繁复多变,观众为之眼花缭乱,叫好不已。惜傲气不够自然,终逊盖老一筹。

是不是也可以由此推而广之,说某人演某戏演得特好,是与他或她的赋性情感经历有关?我想,即使不能说得这样绝对,但也不无道理。曾经在电视里看过谭正岩演《空城计》,他是谭家第七代传人,《空城计》又是谭派正宗的传统戏,家学渊源,他理应演得出色当行。但我却看得相当泄气。不是说谭正岩演得不努力,而是这位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实在理解不了诸葛亮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怎么唱也唱不出那种兵临城

下心急如焚表面上却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意味来。据说李少春年轻时在余叔岩门下学戏,有次露出想要学《洪羊洞》的意思,余叔岩说,戏可以教你,但你要演的话最好等脸上有了皱纹之后,意思是到了那时,你才能体会到杨延昭衰病在身的感觉。传说晚年谭鑫培已经染病,但军阀陆荣廷硬逼着他唱堂会,谭鑫培不得已唱了《洪羊洞》,这也是他的绝唱,不久他就去世了。

近年先后又在电视里看了青年女老生王珮瑜演的《打棍出箱》和《桑园寄子》。我个人的意见,《打棍出箱》(又名《琼林宴》)差强人意,《桑园寄子》则不敢恭维。原因也在于这位女青年是在太平日子里长大的,那种兵荒马乱家人离散的情景她茫然无知也是情有可原的,总要等到了一定的年纪积累了一定的世故经验,即使不是亲身的经历,也会有由此及彼的感悟。

所以我们现在谈折子戏,总要和演员的表演结合起来谈,才能发现戏的魅力。也不妨这么说,这出戏所以有魅力,其实是演员有魅力,因为戏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有的戏一点情节也没有,“戏”是全靠演员做出来的。比如《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一折,柳梦梅在花园中拾到一幅画,而画上人物正是他梦中相遇的美人,引起他无限的遐思,便一个人痴痴地对着画倾诉了一番。有唱有做,特别是要表现出那种书呆子的一厢情愿的神态。这出戏谁演得最好呢?在我记忆中,北昆的白云生老先生在1954年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演过此戏,我是相



盖叫天在《武松打店》中饰武松

当敬佩的。别人没有看过,不敢随便评定高低。

有的折子戏因某人演出了名而相当走红,于是就认为这戏怎么怎么好,其实也不尽然。譬如《借东风》是马连良先生唱红了的,“学兵书习兵法”那一段由[二黄倒板]转[回龙]再转[二黄原板]的唱段可以说是风靡至今。细究起来,这折戏不过就是这么一段唱,不足以完全体现马先生的表演才能。马先生如果自己组班唱《群英会·借东风》,他在前面的戏里并不演孔明而演鲁肃。因为鲁肃的戏比孔明要多,他发挥的余地也多,直到演完周瑜打黄盖那一场,他才匆匆在后台换装成为孔明来唱

《借东风》。观众先是看了马先生做,现在又听这一段唱便确实感到相当过瘾了。

除了这段《借东风》,还有一段《甘露寺》中的[西皮原板]转[流水]的“劝千岁”,也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但我认为,真要领略马先生的功力,并不止是这两段唱。《甘露寺》是出群戏,有马先生参加演出,可以增加号召力。马连良演的乔玄,潇洒而悠闲,说明乔玄虽在东吴官居“首相”,其实是个挂名的闲职,地位高实权并不大,不过在吴国太面前为刘备说说好话把这桩婚事促成的作用还是有的。把握了这一点,乔玄这个人物也就活起来了。

马先生自己认为的得意杰作是《打棍出箱》,他显示的是传承谭余两位前辈并结合他自己有所发挥的成就。他教学生往往也是先以这出戏来增强其不畏难的耐力。比如剧中书生范仲禹在妻子失散遍寻无着后急得几乎要发疯的那种茫然无主的眼神,马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学生“学到家”而不应马虎过关。

马先生还有两出几乎纯粹是念白的戏也是为内行认可而外行不一定领情的。比如《十道本》,写唐高祖李渊误听谗言,疑心次子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 与自己的宠妃有染而下诏赐死,群臣保奏无效一个个灰心丧气,独有褚遂良不屈不挠,到唐高祖的病榻前连上十道奏本,也就是当场向唐高祖诉说历古以来昏君听信奸臣奸妃误杀忠良导致亡国的故事。唐高祖终于被褚遂良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所感动,赦了李世民,还要他拜褚遂良为师。这场戏考验了演员的体力,场上不喝一口水(也许想办法到后台去喝一口)而要上说这么多的话,不口干舌燥才怪。据说马先生在家里的庭院中练习这段念白,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声音传到隔墙人家,那家有个女佣人天天听,居然也听会了。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5.学舞对她日后的演艺事业有相当的影响力

邓妈妈那时突发奇想,也不管家中经济的窘困,决定咬紧牙关来培养她。她带着邓丽君到当时屏東唯一的“李彩娥舞蹈社”学芭蕾舞,聪明伶俐的她,同样的一下子就会学,连同班的大姐姐妹们都佩服这个不足龄的小芭蕾舞星。然而,学舞毕竟是有钱人家才玩得起的,在这个舞蹈班的短短学习历程,不久就因家中经济状况不佳而停止,但已经为她打下相当不错的基础,对她日后的演艺事业有相当的影响力。

祖籍河北的邓丽君,自然说得一口漂亮而清晰流利的标准国语,幼儿园中班时被推派为欢送大班毕业生而致词的学生,幼儿园的老师写好讲稿,她就在妈妈念一句、背一句的状况下,只读了两三遍就能朗朗上口,不一会儿就都会背了。毕业典礼那天,小小的她站在台上够不着两节式的麦克风,把麦克风降到最低之后,还得在脚下放一张小凳子站上去,才能对得上麦克风致词,让台下的嘉宾都为这可爱的小女孩而笑开了。

当她从容大方、一字不差地致词完毕,观礼家长们报以热烈掌声。邓妈妈在台下哭了:“那是我女儿哎!那是我们邓家的女儿哎!”就这两句话,反复在心头绕,那时候不知道,这就是一种骄傲、混合着一种疼惜、一种了解,了解到这一刻的荣耀,其实是她练习了多久、多久,被提醒、被纠正、在家试、在班上演练,重来又重来的努力,“好好地准备与准备得好好的”是两种不同的境界,邓妈唯一的欣慰,是在自己的DNA里,遗传给她的不认生、不怯场、落落大方。尽管有许多场合她还是会很紧张,都不是每次轻松过关,但熟悉邓丽君的人都知道,在她这一生的演艺生涯诸多演唱、活动、录音、录像等大小小场面,她从来就没有匆匆忙忙赶时间、赶来赶去,以至于毫无准备地登台,她爱惜羽毛,绝不砸自己的招牌。

我还记得在日本访问时,她的经纪人追忆:“有一回,红白对抗的前半个小时,我发现



她去洗手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我担心是她身体不舒服,或是临时有了什么状况,很不放心地跑到女厕去查看,我站在女厕门外,却听到她在洗手间里一遍又一遍做声乐式的发声练习,我听过太多次她的演唱了,从来不知道那好听的声音是从这样单调的‘啊,啞’所积累出来的,我一个傻傻的大男人,愣在女盥洗室外听到出神……她出来后很不好意思让我担心了,轻轻地说一句:‘我想让稍后演出时,声音能更完美。’我真为她的敬业态度感动!你知道吗?她那时已经是红透半边天的大牌明星了,还这样鞭策自己,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一面来给观众,那是她常年独特的尊重,尊重每一个听她唱歌的人,这种尊重是教不会也勉强不来的,那一定要有心,不应付、不敷衍的才行!”

1959年,邓丽君上了小学,邓爸爸从军中退下来,和朋友在台北合伙做点小生意,举家就一起搬到台北,先落脚在松山路做生意。合伙生意失败后,邓妈妈到工厂去做工贴补家用,他们搬到通化街,一家人生活非常困苦,军中袍泽是有感情的,那时有位也是退伍的弟兄帮忙出了点钱,才让邓家一家五口搬到芦洲乡安定下来。

邓爸爸天不亮就得起来,发面、和面,擀成一张张饼,烙成好吃的北方大饼,骑着脚踏车,后头载着简易的“保温箱”沿路叫卖。邓丽君上小学之后,邓爸爸得到机缘在她就读的芦洲小学福利社里头寄售,与她同时进芦洲小学的廖汉权老师常看到她帮忙邓爸的,小小身影,她并不以家境贫寒为羞,总是默默在福利社里先帮爸爸弄好要贩卖的各式各样面食才去上课,当时就对这个乖巧的小女孩印象非常深刻。

廖老师还观察到她包容同学的另一面。他记得邓丽君的身高并不矮,座位就在倒数第二排,班上有位男同学很调皮,偷偷地把邓丽君的两条长辫子绑在椅背横杠上,让她下课起立的时候,一站起来,就把椅子也带起来了,大家哄堂大笑,她为同学的捉弄哭得很伤心,却默默忍受下来,不发脾气也不向老师告状;捉弄她的男同学没想到她是这样的反应,很羞愧的再也不敢捣蛋了。

1.一艘钢铁巨轮忽地从海面上消失了

某年3月3日。阳春三月,春光明媚;不过在这低纬度、临近赤道的印度洋上不见桃红柳绿,也没有鸟语花香。有的只是火热的太阳和深蓝色、汹涌澎湃的海浪。在霞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到洋面上有一个桔红色东西,逐浪飘浮、忽隐忽现。仔细辨认可以看出这是个圆形、带帐篷的气胀式救生筏。从筏上英文“ROMAN”可以看出这属于一艘名为“罗马人”的遇难海轮。

救生筏直径2米,一人高,筏里围成一圈,半坐半躺着4个人。他们一个个披头散发、衣服湿透、心跳气急、魂飞魄散。筏的右首,仰面躺着的是个身材敦实、头发花白,皮肤黝黑的老人。那紫酱色皮肤和额上一条条刀刻似的皱纹告诉你,这是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他是66岁的船长罗全布。罗全布左首是个年近60,瘦小、面色苍白,看上去非常孱弱的老人,这是轮机长朱海根。轮机长旁边则是水手长欣荣,小伙子圆脸、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微微蜷曲,长得颇为帅气。由于长年干水手活,加之健身锻炼,他身材匀称,肌肉发达,像个体操运动员,身上没有一点赘肉。欣荣旁边靠近左首的是位妙龄女郎。她不仅是这艘救生筏、也是“罗马人”上唯一的女性。芳名水波,是位美人儿,但海难和惊恐使她看上去相当狼狈:秀发凌乱,身上原本很漂亮的一件白色丝质衬衫和天蓝色裙子上都沾满污渍,浸湿后紧贴在身上;脚上原本穿一双意大利产凉鞋,不知何时丢了,如今光着脚丫。

罗全布闭着眼,似乎睡着了。其实没睡——船沉了,躺在救生筏上,生死关头,身为一船之长怎能睡得着呀。

可怕!可怕!实在太可怕了!想想吧,30分钟,仅仅30分钟,一艘16000吨的钢铁巨轮就忽地从海面上消失了——消失了呵!这两天风力强劲,印度洋像发了疯似的,狂风呼啸、恶浪滔天。今天阵风达到9级,他不放心,白天黑夜连轴转,日夜守在驾驶台上,密切注视海面 and 船的动态。嘭!嘭!——巨浪像草原上饥饿的狼群,前仆后继扑上船头,横扫过甲板,跃上驾驶台,然后飞溅开来。那“嘭嘭”的

响声好似重磅铁锤敲击他心房。他的心被提了起来。他觉得晕眩,蓦然,他摔倒在地。当班修二副和舵工劝他去休息,说:“有事我们会叫你。”他蹒跚着走下驾驶台,到房间里刚躺下,睡了没多久,水手长欣荣报告,说:“船上有种很怪的声音。”他踩了44年船甲板,当了30年船长,经历过很多事情,算得上见多识广,从没有人就什么“怪声”向他作报告。

“到底啥声音?”他盯着水手长。“我——我也说不清。”水手长挠头,“有时格兹、格兹,像是拉锯;有时呼噜、呼噜,像是睡觉打呼噜。反正我吃不准,船长,还是你去看看吧。”

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印度洋,狂风呼啸,海浪像个暴徒,凶狠地捶打着衰弱、老态龙钟的“罗马人”。那“澎!澎!”的响声揪人心肺。碎裂、苦咸的浪花,雨点似的随风飞溅到脸上,生疼。虽在低纬度,夜晚的印度洋还是很冷的,他不由缩缩脖子。他想捕捉水手长说的怪声,可除了风吼浪啸,啥怪声也没有。正想问水手长。欣荣突然说:“船长,你听!”他屏息凝神。“格兹!格兹!”果然听到怪声。这声音好似有人拉锯,又好似在磨牙。在这黑暗、风啸浪吼、无边无际的印度洋上不由让人神经发颤、头皮发麻。奇怪,这是啥声音呢?他疑眉。蓦然想起什么,忍不住叫起来:“钢板,船体钢板!一定是船体钢板中病了。”

这是他心中的秘密,也是他最大的担忧。他惧怕这个时刻,心里一直祈祷:不要降临,不要降临,然而现在还是降临了。“罗马人”是一艘有40年船龄的老船,因不适宜航行,外国船东宣布报废。“好运来”船务公司老板辛运作为废铜烂铁购进。船停泊在黑海比哈尔港。要弄回国,按理得雇远洋拖轮拖回来;可雇一艘远洋拖轮价格不菲。辛运懂些轮机,看了一下,凑合着还可以航行。他决定雇人将船开回国,进厂稍加修理,在中国沿海照跑不误。当然,船不能放空。他揽了一批货,这样不仅省下拖轮费,而且赚进大笔运费。一出一进,可以赚进近百万美元。辛运用高薪聘罗全布为船长。

张士敏

印度洋的承诺

